

似水流年

她叫我去看看花

朱勤

大学毕业,我在某家报社实习。带我的是个阿姨辈的女老师。

那时,非典刚过去两年。我们聊起关于病毒的危害性以及传媒对这场疫情的应对,老师感慨地说,当时,我们报的头版刊登了一幅照片,几乎占了整个版面,画面中是朵盛开的水仙。花就开在报社门口的花坛里,摄影记者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头儿,像素、采光、角度都调节得相当完美。媒体要安抚群众,但我们不刊登“疫情虽在,但请不要紧张”这样的字眼。我们就刊登一朵盛开的花,花朵有安抚情绪的作用,全市人民打开报纸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朵花,内心就会平静很多。

老师顺着花的话题说下去,鲜花向来被人用来表情达意。人们在收到鲜花时,原本忧愁的脸上就会绽放舒心的笑容,只因那芬芳的花朵用它艳丽的色泽,向人们提醒,这世界是多么绚丽。说着说着,老师的容颜舒展开来,露出微笑,仿佛她的面前就盛开着大朵的鲜花。老师说,人们对花的喜爱呀,是源于花朵自身包含着爱、美好的讯息,这些讯息与我们人类内心最本真、原始的美好元素产生共振。

后来,我和那位老师成了忘年交。傍晚,夕阳下,我们常一起坐在码头边的石墩子上看海。海多么辽阔,多么平静,仿佛人世间所有的焦躁、困惑甚至悲伤都能随着海风而去,心里只有广袤的海与岸边吻着泊船的浪花。

老师在很多方面纯洁得像个孩子,非常感性,很多时候,我能体会到她内心的善良;而有时候,她也很愤怒,对世间百态有她自己的评价和看法。老师聊起的很多话题都和花有关,涉及历史、诗词,其间还不时穿插着自身的经历。我听得如痴如醉,仿佛沿着她心灵的路,一次次走近她繁花似锦的内心世界。

与老师已经失联很多年了。偶尔能在共同的熟人的朋友圈里看到老师的身影,问或地也从朋友的口中得知老师的一点消息。老师依旧衣着朴素,剪着短发,平凡而低调地生



活;老师也依旧保持着染发的习惯,短发染上了咖啡色,她一直时尚、年轻地活着,而且有着独到的观点和想法。

很多年后,我依然记得老师的话:花朵有安抚情绪的作用。和花在一起,内心会平静、安详许多。

夏天,绣球花开得特别烂漫。我跑到山野里,把大团的白色的绣球花采来,插在玻璃瓶子里,灌上半瓶的水,放在窗台上,烂漫的花朵就这样热热闹闹地盛开了半个月之久。每天看到时,心情就和它们一样盛放。老师说得很对:生活没有过不去的坎,觉得过不去了,去看看花。

昨夜,我路过一个僻静的花圃。路灯下,盛放的花朵在朝我微笑。

心灵隽语

石的怀想

刘小红

常言道“孔夫子搬家尽是书”,而我家除了书,还有郭先生爱不释手的石头。

提起石头,每个人脑海里都会闪现一二,荷塘边,海滩上,山野里,随处可见石头的身影,普通而又常见。可其实,“石小乾坤大,天然灵气多”,一石一态,那个情态可是千变万化,或鹅卵椭圆或棱角分明,天然形成的纹理和妙趣横生的图案,使人们对石的审美,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。从小在黄河岸边长大的我们,对石头的青睐,更是情有独钟。

我从小就喜欢沿着河滩玩耍,受家乡人喜欢收集黄河奇石的影响,也喜欢上石,但不明其理,不懂其趣。那时候不懂欣赏,常是随手抓起一把大小不一的石头,选出一块轻薄扁圆的,握在手中,沿水面用力投掷而去,来一个石子水上漂,看石子在水面打旋,一圈圈跳跃远去,耳边响起的是小伙伴们欢呼跳跃的喜悦。我会按石头形状、材质不同,或抓在手中,或掷于脚下,或卷入弹弓,和小伙伴们一起抓石子、跳房子、射鸟窝,一块块不起眼的小石头成就了快乐有趣的童年。

长大后到沿海地区工作,靠海而居,遇石头的机会更多了。每当外出游玩,偶得心仪石头,依然会随身带回家中,将其清洗晾干,用最天然的姿态和角度,将石头摆放于书桌之上或阳台花丛之间,顿时气韵生动、妙趣天成。若遇到纹理极致生动的,一时兴起,拿起水粉油墨,彩绘出一幅纯手工作品,这样的事也是常有。

与五彩斑斓的石头相伴时,人常常如孩童一般,心底里天真来了,快乐也藏不住,会把大把的时间挥霍于捡石头的乐趣之上,逗留于海岸久久不肯离去。这些年来,我收集过黄河日月石,送过好友;从棋子湾带回黑白分明的石子,下过围棋;用火山口公园里千疮百孔的火山石,做过摆件——这些虽不算什么精品,但也给自己的生活平添了不少生机和乐趣。

到海岛工作后,依然喜欢空闲时各处郊游,赏海岬美景,看人土风情。周末天气晴朗时,会离开小区出门左转,一路向东游走于岱山的最美公路,经郊野公园过鹿栏晴沙,便来到渔人码头。

从渔人码头漫步向前,沿路右拐,有一小径直通沙滩深处。在这不大的海滩上,竟然堆积着形态各异的石头,被海水冲刷得光滑圆润,干净靓丽。从银白到青灰,再从砖红到鹅黄,一块块,一枚枚,在阳光下,映射着不同的光泽。

这样的发现让我和家人意外惊喜,脱下鞋袜,光着脚丫,奔走在沙滩之上,看一颗颗石头在潮水进退交错里,忽隐忽现,闪闪发光。银白色的石头里,一枚黄黑相间的鹅卵石,格外引人注目,伸手拾起端详,黄色石面之上,夹杂着深色的环型细纹,如树木年轮层层递进,最终在石头中心的黑色圆点上汇集,整块石头沧桑古朴,如天然形成的眼睛,安静地注视着世间的一切。

这块石头从哪里来,要到哪里去,怀揣什么样的梦想?它离开家乡,穿小溪、越河流,翻山越岭,奔向大海,接受江河湖海的冲刷和洗礼,磨棱角、去杂质,将最美的层次和纹理展示出来,展现在这片不为人知的沙滩上。

我只知道它们来自不同的故乡,有着不同的梦想。或许在与它一路同行的石头里,那些意志薄弱的,已被岁月的激流冲刷走了,留在那些不为人知的山川河流里。而能够经历岁月磨砺,练就一身铠甲,采天地之灵气,吸日月之精华,最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,都应该是石之强者。

人如其石,在人生的长河里,我们每一个人又何尝不是一块久经风霜的顽石。一路走来,有过“倚门回首,却把青梅嗅”的眷恋;也有过“雾失楼台,月迷津渡”的彷徨。然而沧海横流,方显英雄本色;大浪淘沙,才见壮志豪放。愿我们在这漫长而又充满挑战的路途里,也能经磨难而依旧初心不改,飒爽俊逸,勇往直前。

生活滋味

不虚此行

沈海红

那天到杭州,看望一个老家来出差的好姐妹。

逛街购物是我们共同的爱好。我默默盘算:丝绸之乡,蚕丝是我的最爱,可得好好消费一把,要不虚此行。

于是我在心里列了清单:给妹妹买套,她过段时间孩子订婚,一定要高端的;外甥女说要连衣裙,现在的孩子挑剔,得好好选选;闺蜜和我衣品相同,我买什么自然要双份;必须给孩子买,女儿是我的心头肉;好姐妹也要买,要尽地主之谊;老妈上周刚在网上买了一件纯棉的,一百多块钱,就挺好,老人家的衣服舒服就行,不用太讲究。这两年我特别喜欢红云纱、花萝、宋锦及各种绫罗绸缎的面料,没少给自己买,只要喜欢就下手了。于是我们认真地看,细细地选。

突然,一件宋锦上衣跳入我的视线,藏蓝色底调,片片祥云,好像浮在深邃的天空,圆形的福字、寿字,四角如意图案围绕,凹凸有致,空隙之间配上一朵朵黄褐色小花,这是名副其实的锦上添花啊!明黄的撞色桑蚕丝里衬,摸起来软糯舒服,再配上黄玛瑙的玉石扣子,真是恰到好处,画龙点睛。太符合我典雅、低调、奢华的标准了,我爱不释手。

导购走过来,“这是我们店里最贵的,是天花板级的,您真有眼光。”我试穿了一下,果然,高端大气又柔软亲肤,好东西就是不一样。导购热情地说:“女士,买吧,这个不挑年龄的,您能穿到老……”我开玩笑说:“这么

贵,那就等我老了再买。”“等老了,就是有钱恐怕也舍不得买这么贵的啊,现在喜欢就买吧!”导购的这句话让我愣住了,几个关键词迅速在我脑海里刷屏,“老了”“舍不得”……这不是说我老妈吗?

老妈工资比我都高,可一辈子省吃俭用已经是刻在骨子里的习惯。子女结婚买车买房,她能倾其所有,却从不考虑为自己养老留点积蓄。她的衣服都是我们子女在母亲节、生日、春节等一些特定的节日给买的,基本是网购,三四百元算贵的。但是老妈每次收到衣服,还是要念叨“别买了,太多了,八十岁多了,有几件够了”。老妈从不逛商场,几千块钱的衣服,别说买,看都没看过。唉,又有多少母亲不是这样呢?

想到这,感觉有一条小蛇在我心里游走,不时还咬几口,一阵愧疚、心疼、酸楚……

导购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沉思,“您还在犹豫吗?女士,买了吧!”我果断地说:“买,两件!”

好姐妹说:“你穿确实好看,可也不至于买两件吧,这么贵,你疯了!”我将其中一件递给她,郑重地说:“拿着,给咱妈的!”她愣了一下说:“我老妈退休后,天天除了帮我们带孩子就是做饭,穿这个太贵了。”“给老妈买的,多少钱都不贵,拿着。”我霸气地塞给她。

杭州不虚此行——因为两个沉甸甸的包裹,更因为我知道了所有辛苦的母亲,都值得拥有世间美好。